

[全新修订版]

中小学生阅读文库

小游击队员

【王愿坚经典作品集】

王愿坚◎著



再现长征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
还原红军众志成城的英雄本色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[全新修订版]

中小学生阅读文库

小游击队员

【王愿坚经典作品集】

王愿坚 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游击队员：王愿坚经典作品集 / 王愿坚著. --
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8.8
(中小学生阅读文库)
ISBN 978-7-5596-1971-6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3642号

小游击队员：王愿坚经典作品集

作 者：王愿坚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张 萌
特约监制：林 丽
特约编辑：公靖靖
封面设计：王 鑫
版式设计：徐 倩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23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3印张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1971-6
定价：36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珍贵的纪念品	// 001
火	// 008
党 费	// 013
粮食的故事	// 024
老妈妈	// 041
三张纸条	// 060
小游击队员	// 085
妈 妈	// 102
歌 声	// 115
支队政委	// 126
休 息	// 148
早 晨	// 157
后 代	// 168
理 财	// 184

珍贵的纪念品

像我们这样的老战士，大半都有这么个怪脾气——喜欢保存点珍贵的玩意儿：一块从自己身上开刀开出来的炮弹皮啦、老战友的来信啦等。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，留着可以做个纪念。像我，就保存着这么一条红领巾。

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。蒋军拼凑了两万兵力，二十多辆坦克，想偷偷地袭击我们的东山岛，阴谋配合美国在朝鲜对我们的进攻。我们马上给了他个迎头痛击，战斗了两天两夜，敌人连死带伤加被俘，丢下了三千多，剩下的被我们一气赶下海去了。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东山岛战斗开始的时候。战斗一打响，我们连的任务是阻击。就这么打一节，退一节，争取时间，最后坚守主阵地，让后面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。战斗正打得火热，连长到我跟前说：“于成年同志，你用这挺机枪做掩护，部队要转移到主阵地去！”他具体交代了任务，并且嘱咐我：“记住，看见部队上了四二五高地，你们就撤退！”

我和弹药手就留下了。起初，任务执行得倒也顺利，别看就这一挺机枪，敌人死得一片一片的，怎么也上不来。看见大部队已经安全地跨过了背后那个山嘴子，开始上山了。我刚要招呼弹药手撤，

谁知道敌人鬼头鬼脑地从右边绕上来了，子弹朝我俩屁股打过来。这一来，我们撤就困难了。我伸手捅了捅弹药手说：“把子弹夹子留下，我掩护，你赶快顺着小沟撤下去！”我自己手端着机枪，一直向绕上来的敌人扫射过去。敌人被赶下去了，弹药手也平安地撤走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负了伤，一颗子弹打在大腿上，麻酥酥的，那血呀，像个小泉眼似的，呼呼直冒，不一会儿腿底下的土就湿了一大片。凭经验，我知道伤得不轻，十有八九是碰到骨头上了。我想包扎一下，谁知道一掏口袋，急救包没了，还是在前面山头阻击的时候，给三班长包伤口用了。这时候，敌人的小炮还一个劲儿地往这儿落。不行，得走！人死活不说，这挺机枪丢不得呀！

我把枪往怀里一抱，一骨碌就滚下了山坡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爬过一条小沟，顺着沟沿往一块黑压压的甘蔗地爬。爬呀，爬呀，越爬越觉得没有力气，浑身发软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醒了过来。迷迷糊糊的，觉得腮上像爬着几个虫子，痒得很，伸手一摸，湿漉漉的。睁眼一看，原来我正躺在一个孩子的身旁。那孩子抱着我的肩膀，头伏在我的脸上抽抽噎噎地哭，泪珠吧嗒吧嗒掉到我脸上，又顺着流下来。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那孩子见我醒了，连忙抽手把眼泪一抹，小声地叫了一声：“叔叔！”

我挣扎着坐起来，四周望了望：是在一块甘蔗田里，那甘蔗密密麻麻的，隔一垄就望不见人。我那挺机枪好好地架在甘蔗棵子上。我竭力回想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，这时才想到我那负了伤的腿，不由得朝伤口处望了一眼。冷不丁一看，把我吓了一跳：怎么血流得这么多！再仔细一瞅，才发现那并不是血，而是一块红布。那红布呀，鲜红鲜红的，就和我的血一样红。奇怪的是，那块红布竟扎

得那么准，那么平帖，不歪不斜，不松不紧，就像卫生员包扎过的一样，怪不得血不流了呢。不用说，这一定是这个孩子干的事。

我仔细打量了一下，这是个女孩子，看样子有十二三岁，梳着两条小辫儿，黑黝黝的圆脸上稀稀落落的有几个雀斑，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子，长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一看就是个机灵的孩子。可是她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？我刚要问，她倒先开口了：

“叔叔，腿还痛不痛？”

我说：“不痛了。”真的，因为止住了血，不怎么痛了。她说：“你别哄我啦。削铅笔把手割破了，都要痛好几天，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？”她想了想，又说，“要是有点药上上就好了，是不是，叔叔？”

“嗯，真的不痛，”我看着她那开心而又天真的小脸孔，又感激，又怕她为我的伤口害怕，我把话岔开去，问她，“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啦？”

她说：“妈妈去给那边山上的解放军叔叔送开水了。临走的时候怕蒋军进庄跑不及，叫我躲到这里来。”她又说，她在躲着的时候，听见前面打仗，很害怕；听见枪不响了，想出去看看，刚一爬出甘蔗地，就看见了我，从军装上认出我是解放军，她就把我拖到这儿来了。她还告诉我，在我昏迷的时候，她偷偷爬出去看了好几趟，看见蒋军没顾得找我，直夺主阵地那座大山去了。末了，她说：“你淌了那么多血，一条红领巾都包不住，你又不会动……”说着，她眼里的泪珠儿闪着光。

我看看她扎伤口的那块红领巾，不知怎地，眼泡子一热，眼泪也差点收不住了。我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小妹妹，多亏了你呀！”她却晃着小辫子说：“你可别那么说，我是个少先队员嘛！”看她那

副神气，她是把这件事当作本分的事来干的。这时，我的伤口又痛起来了，我紧咬着衣服领子，生怕一张口就会痛得喊出声来；她大概看出了这点，低下头，趴在我的腿边，折下半截甘蔗攥在手里，小心地给我剥腿上的泥巴，用甘蔗水轻轻地擦我身上的血迹。

痛过一阵以后，我透过甘蔗梢子望望天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；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，附近的枪声早停了，只有远处还一阵阵传来枪炮声。我喊了声：“小妹妹！”

“哎！”她爬过来了。

“你在这儿躲着吧，我得找部队去了。”说着，我就起身，谁知这腿伤得的确厉害，脚刚一着地，就钻心地痛，我“哎哟”一声又歪倒了。

她连忙扶着我，说：“叔叔，你还得躺着，等消灭了蒋军我去叫人来抬你。”

我说：“不行，打仗的时候，一挺机枪关系大事，我得把枪送到队伍上去。”

“我给你送。我扛得动，我刚才还扛过哪！”她看看我的脸，知道我不答应，她就说，“要嘛，我先进庄去看看，要是没有土匪，我找人来抬你，好不好？”

这倒是个办法，但万一碰上敌人呢？我不能让她为我去冒险。我不答应她去。

谁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，说：“不要紧，这路我熟着呢，我还会躲，你看！”她伸手抓起地上一个用甘蔗叶子编的大草圈，往头上一戴，可不是，草叶子一耷拉，把小娃娃遮得严密密的，隔几十步就看不出了。她嘱咐我：“叔叔，你可别乱走哇，别叫我回来找不着你。你待的这个地方是从西数第十七垄。”说完，像个小刺猬似的，一溜就不见了。

她一走，我不由得心慌起来，越想越觉得不该放她走。在这里我还有挺机枪保护着她，可是出去了，如果碰上蒋军……我越来越担心，简直想爬起来去撵她，可是腿又不听使唤。我只好熬着，熬着……

过了约莫有一个钟头，我听见甘蔗地头上一个人小声地数着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”是她，她回来了。仔细一听，似乎还有一个人，我一惊，刚要抓那挺机枪，就看见她钻了进来。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，也顶着个草圈子。

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，高兴地说：“庄里没有土匪，可是找不到人，我把我妈领来了。”

她妈看了看我的伤处，说：“到庄里去吧，到庄里就好想办法了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她把我扶起来，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窝，我慢慢地用一双腿跳跄着走出了甘蔗地。回头看看我那挺机枪，那孩子扛着呢。十七八斤重的铁家伙，外加两个子弹梭子，把孩子压得一歪一歪的。她望着我，好像是说：“你看，叔叔，我说扛得动，你不信！”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娘儿俩帮我走到了村子里，到了她们的家。她妈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。这工夫，孩子从锅里摸出两块红薯，硬逼着我吃下去。过了一大会儿，她妈领着三个妇女来了，还带来了一张竹篾床。她说，男人都不在家，去给解放军抬担架了，现在只好由她们来抬了。她们四个把我和枪都放到竹床上抬起来。那孩子呢，非要跟着不行，还硬要拿着两个子弹梭子。

拐弯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，就来到了团的前方指挥所。忽然，一阵疼痛，我就又昏过去了……当我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医院里。医生说，这次负伤是打碎了一块骨头，还打着了什么“静脉”，要不是包扎得及时，不死也得落个跛腿。可是经那条红领巾一包，这条腿不是好好的了吗！

那时我想：等我伤好了，一定得去找到她，好好地谢谢她。孩子的红领巾还在我这儿呢——到医院换药时解下来，我就把它保存起来了，只是被血弄脏了，得买条新的还她……

可是我很懊悔，那时候伤口痛得晕头转向的，怎么没有问问她的姓名和地址呢，现在连她那庄子的方向也记不清了。咳，我真是……

伤愈那天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缝做了条红领巾，带着那条旧的红领巾，回连了。

回连报到以后，当天没有事，我就请了假到我阻击的那个阵地（这我是记得的）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。说起来也好笑，这么大的东山岛，十几岁的女孩子有的是，到哪里去找呀？

星期天我又请了一天假，决定到附近的村庄去挨门找。嗨，可给我问到一个下落了！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西浦镇上，我高兴极了，一口气跑了八里多路。到了那里，谁知找到了一看，不是！那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也是掩护了我军的一个伤员，但我找的不是她。

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。我琢磨着像这样的孩子，她的事迹人民政府一定会知道的，便决定到县人民政府去找。到了那里，广场上正开全县的东山战斗庆功大会呢。我挤进会场，东看看，西瞧瞧，咦，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！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，衬得小脸黑里透红。那小辫儿，那大眼睛，那个小痣子，是她，一点儿也不错！

休息的时候，我跑上去找她。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，连连地叫着：“叔叔！”还看看我的伤口，问我现在还痛不痛。这时，我才知道她家是盐民，爸爸在一九五〇年就被蒋军抓去了，听说死在海边了。她告诉我，这次因为救我，她被评为了一等功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，还通信联系呢。有一封信上，我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正在练兵，就是为了解放台湾，我一定

要把本领练好，去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，把台湾人民救出来，给你爸爸报仇！”

至于那条包过伤口的红领巾，现在还留在我这儿。我还她的是条新的。为了这事，我们当时还争执了好半天呢。你看，这就是那条红领巾，这条缺口，是她给我包伤口的时候用牙撕开的。

1954年1月23日

火

林大妈住在东山岛的一个小山上，山前是一列大山岭，山后靠海，是一望无际的平地。林大妈的屋后有一片竹林。她和小儿阿根，就靠这片竹林过日子。

说起林大妈这片竹林，那真是全岛上数一数二的。地面虽然不大，竹子可长得挺旺，远看，青艳艳的一片，像一块绿油油的大绒毯；近看，一棵挨一棵，密密麻麻的，像一片大篱笆。

林大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背弯、眼花、牙也掉了半嘴。可是，她偏偏不服老，每天拄着拐杖，挟着弯刀，钻到竹林里，这里扫扫烂竹叶，那里给笋芽松松土，一磨蹭就是一天。有时不小心踩断了一棵笋芽，她就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。

林大妈这样没死没活地干，她是有打算的，这个打算在她心里已有十几年了。十几年前，她老伴临死的时候，对她说：“你跟着我苦了一辈子……咱俩受点苦也算不了啥，只要孩子……无论如何得给他成个家，抱个孙子……”从那时起，林大妈就想积蓄点钱，好给孩子成家。可是，她刚积了几个钱，要给大儿子阿桂成亲，却碰上蒋军撤退，阿桂被抓去了，几年的积蓄被抢得一干二净，林大妈只好带着小儿子过着苦日子。

但是，不管日子多么苦，林大妈给儿子成家的念头始终没有断。蒋军抓去大的还有小的，现在小儿子也长大了，当上了民兵；听说在山下村里还找了个对象。如今日子过好了，林大妈打算多积蓄几个钱，给儿子把喜事办得像样点。要不，怎么对得起那死去的老头子呢。

于是，林大妈干得更起劲了，收竹子时，把那又壮又直的好竹子一根根地拣出来，捆好放在一边存起来，哪怕是生活再难的时候，也不去动它。

竹子越积越多，不到一年工夫，竹林前面的竹子垛有房顶那么高了。林大妈一有空就拄着拐杖来看看竹垛，越看越高兴，摸着竹竿，数数捆数，点点根数，心里盘算着：“再加七捆就够五十捆了。到了那时候，拿几捆换木料搭三间房子，剩下的卖给合作社，买布、买猪肉……一定给孩子把喜事办得比他爸爸娶我的时候好上十倍。”

有一天，林大妈实在憋不住了，她就把这件事对儿子说了。儿子笑了笑，似乎要说什么，但是望了望母亲的笑脸，又改了口，说：“好嘛，政府正要盖房子呢，把好竹子卖给国家吧！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东山岛的战斗发生了。林大妈家前的那座大山上，成了战场，数不清的解放军战士攻上山去打敌人。

夜里墨黑墨黑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阿根到民兵队去集合了，林大妈靠在竹子垛上，摸着心爱的竹子。大炮“咕咚咕咚”地震得人心跳，林大妈望望战场，想起了那些抓走大儿子的蒋军又来了，我这竹子……人民解放军呀！你们千万要把这群狗东西给我杀死……

忽然，一阵脚步声从竹林后面传过来，越来越近，接着几十条黑影窜过来，为头的那个黑家伙，压低嗓子喊：“什么人？过来！”

林大妈吓坏了，她抖抖索索地走过去，一下被那家伙抓住了。那家伙用一根硬东西把她推进屋去，林大妈觉出那硬东西是枪，但

她不知道这些坏人是从哪儿来的。

一个人问她：“快说，这山上还有什么人？有没有你们的解放军？”

林大妈告诉他们，这山上没有别人，只有她一个孤老婆子。

那人推她一把说：“去，烧开水。多烧！”

“没有柴火！”林大妈稍微清醒了些。

“这里有！”外面的人拉进一捆竹子，“咔嚓咔嚓”折断了，丢给她。

竹子，就是林大妈的命呀！现在，她忍住心痛，把它当柴火烧了。她慢吞吞地往锅里添水，刚要擦洋火，一个蒋军拉住她：“把门关起来，不要让火光露出去！”林大妈关上门，点起火来。竹子在火里烧得噼噼啪啪地响，每响一声，林大妈的心就抖一下，这不是烧竹子，简直是烧她的心。

就在这时候，蒋军们忙起来了。那个当军官的拿出一张纸，用手电筒照着，身边围着一群蒋军士兵，蒋军官说：“再过半个钟头就开始，我们从海上摸到这里，要从后面打他们！只要打下前面的那个大山头，”他用手朝大山一指，“我们就能占领全岛。听明白了没有？”“可是要保守秘密，要叫共军知道我们在这里，那——前面是他们，后面是大海，我们一个也跑不了……”那个蒋军官瞟了林大妈一眼。林大妈连忙转过脸去，向灶炕吹了几口气，假装没听见。不知哪一个又说了句：“不要紧，那么一个孤老婆子……”

蒋军的话，林大妈虽说不能全听懂，但是意思是知道了。水烧开了，她又偷加一瓢凉水，坐在门后边假装打盹儿。她闭着眼，心里好像烧滚了的水：这些土匪就是抓走大儿子阿桂的蒋军！现在又来了！我不能叫他们再来糟蹋我，他们要暗算那边山上的人民解放军，我得赶快去报告！可是怎么去呢？要是小阿根在家去送个信就

好了；我去，恐怕走不到那里，就会被土匪打死的，那不就完了吗……

这时，她不由得想起老伴临死的话。她想：我死了倒没啥关系，只要人民解放军能保住东山岛，往后阿根就有好日子过……

她想着想着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听见“啪”的一声。她睁眼一看，原来蒋军们正在抢水喝，一个蒋军踢着了竹火，照得满屋亮堂堂的。那个蒋军官火了，就打了那家伙一个耳光。

这时，林大妈心里一下子亮了，她暗暗骂道：“畜生，你们怕火呀！”她有办法了，趁着蒋军不留意，拿着一盒火柴，偷偷地拄着拐杖溜出屋子，摸摸索索地朝竹子垛走去。

摸呀，摸呀，竹垛摸到了，她望了望房子，就抓起一把竹叶，绕到竹垛那边，钻到垛空里去，又抖抖索索地从腰里掏出火柴来。她的心跳得很厉害，手也在发抖。她把竹叶撒在竹竿上，抽出一根火柴，手抖得更厉害了。她想这竹子就是准备给孩子办喜事用的，只要火柴一擦，就要烧个精光，可是一想到屋里这些可恨的蒋军，立刻把心一横：“不，一定得烧，一定得让解放军知道！”她咬紧牙根，使劲一擦，火柴断了；她又抽出一根，刚要擦，手一抖，火柴掉了；她抓出三根火柴并在一起，“嚓”一道亮光，她赶快用身子挡着风，把火苗送到竹叶上。焦干的竹叶一点就着。火苗着旺了，林大妈才放了心，爬出垛来，她像收完一批竹子一样地高兴。心想：“这么干的竹子，再加风一吹，短命的再也救不下！”

她用力站起来，绕过竹子垛，朝着前面的大山站着。火被风一吹，一会儿，火柱冲上天空，照得山坡上和白天一样。她举起拐杖在火影里摇着，喊叫道：

“解放军同志——这里来呀——”

火光把敌人吓坏了，蒋军们没命地从房里跑出来。一个蒋军像疯狗一样扑向林大妈，因为他怕解放军听见，没敢放枪。林大妈抡

起拐杖，拼上全力向蒋军打去，接着一头撞到蒋军的怀里，两人扭在一起。林大妈揪住蒋军的衣襟不放，正揪着，忽然她摸到蒋军身上有一串圆圆的硬东西，她想，这玩意儿正和阿根带的炸弹一样，顺手抽出两颗，蒋军刚要把她甩倒的时候，她已经把那两颗硬东西甩到火里去了！

“轰！轰！”林大妈只觉得头嗡的一声，被一股热风推了老远。

她醒来的时候，只听到一片枪声，不知哪来的一只脚在她胸口上踩了一下，她又昏过去了。

一会儿，她觉得浑身像被什么网住似的，听到“妈呀！”“妈呀！”的声音，睁眼一看，是大白天了，原来自己躺在担架上，身边站着阿根和一个姑娘，还有一大群解放军同志！

林大妈望了望那堆竹子灰，两眼直瞪着儿子，呆了半天，才想到昨夜的事，说：“孩子……我对不住你，你那竹子……叫我……烧了……”

阿根向那个姑娘笑笑，又转过脸对林大妈说：“妈，你不要心疼那竹子了。你知道，亏你那一把火才保住了咱们东山岛呀！”

“谢谢你，老大娘！”一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同志说，“你把敌人的行动报告给我们，你是个好妈妈。现在敌人被我们消灭了，你到后方去休养休养吧！”

四个解放军战士把担架抬起来。林大妈望望她那片可爱的竹林，望望儿子阿根和那个不认识的姑娘，又望望解放军同志，她愉快地笑了。

1954年2月2日

党 费

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，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；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，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，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，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。

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。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“抗日先遣队”北上了，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，准备长征，四月天就走了。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，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，就遭到白匪疯狂的“围剿”。为了保存力量，坚持斗争，我们被逼得上山了。

队伍虽然上了山，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，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书记。当时，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，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，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，领导着斗争。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，敌人见整不了我们，竟使出了一个叫作“移民并村”的绝招：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。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，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，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，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。

上山以前，我是干侦察员的。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，走